

中国油画家

王海燕

主编 赵锦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油画家. 王海燕 / 王海燕著. -- 长春 : 吉林
美术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86-4104-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油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①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9444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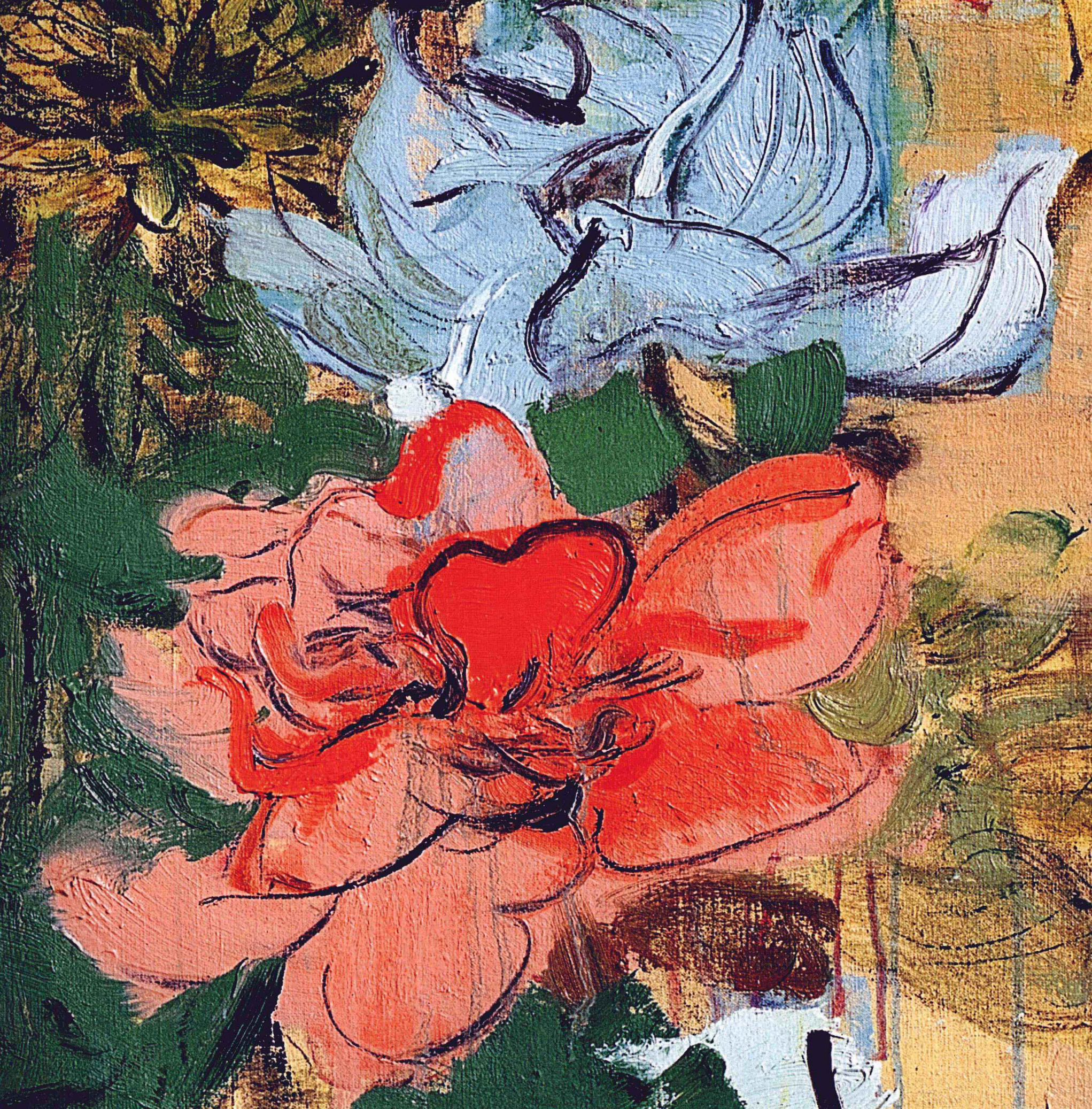
中国油画家 王海燕

主 编 赵锦剑
出 版 人 石志刚
责任编辑 尤 雷
责任校对 陈 鸣
封面设计 赵锦剑
开 本 889mm×1194mm 1/12
印 张 17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图书经理部: 0431-86037892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印 刷 杭州艺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6-4104-2

定价: 198.00元





中国油画家

王海燕

主编 赵锦剑

 吉林出版集团 JILIN PUBLISHING GROUP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Resume

Wang Haiyan:

1974 born in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Graduated in 1996 from Shandong Academy of Arts. 2009 graduated from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got Master's degree of Fine Arts. Currently teaching at the middle school attached to China Academy of Fine Arts and being member of Zhejiang Artists Association.

Exhibition:

- 1994 The Eigh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Art Museum of China)
- 1997 China Century Oil Painting Portrait Art Exhibition (Art Museum of China)
- 1997 Towards a New Century Chinese Youth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Art Museum of China)
- 1999 Contemporary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Exhibition Youth, awarded Excellent Award (China Museum of History)
- 1997 Oil Painting Biennial of Shandong, awarded Academic Award (Art Museum of Shandong)
- 1998 98' Shandong Painting Exhibition, awarded Academic Award (Art Museum of Qingdao)
- 2001 China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of Fresh Power (Guangzhou)
- 2002 "Centennial International Painting Exhibition—— Painting • 100 years • Dialogue"(Beijing Soka Art Center)
- 2002 "Elation'Flower Still Life Exhibition"(Beijing Soka Art Center)
- 2004 New Realism From China (Frames Contemporary Gallery, London)
- 2004 Zhejiang Eleventh Art Exhibition (Zhejiang Exhibition Hall)
- 2004 Spiritual Home Exhibition (Shanghai Hailai Gallery)
- 2004 Holding "Wang Haiyan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 Heart • Flower"(Andress International Art Center in Shanghai)
- 2005 Yue Ying Zhe Chao -- Zhejiang Oil Painting Exhibition, awarded Excellent Award (Ningbo Museum of Art)
- 2005 China-South Korea Modern Art Exhibition (Seoul)
- 2006 Holding Flower Habitat Haiyan Oil Painting (Shanghai Hailai Gallery)
- 2007 China-Korea Exchange Exhibition of Modern Art (Ningbo Museum of Art)
- 2007 Chongqing's Position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Museum)
- 2007 Attaining Knowledge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Exhibition (Shenzhen Contemporary Art Salon)
- 2008 Across-strait Oil Painting Exchange Exhibition (Taiwan's Chang-Liu Art Museum)
- 2008 "National Art Master of Fine Arts and Art Design Excellence Exhibition" (China Art Gallery)
- 2009 Holding "Door God • Flower Habitat —— Gu Liming, Wang Haiyan New Painting Exhibition" (Shandong Zuoyou Contemporary Art Museum)

Works by Wang Haiyan have been frequently published in "Art", "Chinese Oil Painting", "Jiangsu Pictorial", Gallery, Oriental Art and some other magazines, and collected in many galleries and as private collec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艺术简历

1974年生于青岛。

1996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油画专业，2009年毕业于中国美院油画系艺术硕士，现任教于中国美术学院附中。浙江美术家协会会员。

展览:

- 1994年 参加“第八届全国美展”（中国美术馆）
- 1997年 参加“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百年展”（中国美术馆）
- 1997年 参加“走向新世纪——中国青年油画展”（中国美术馆）
- 1997年 参加首届“山东油画双年展”获“学术奖”（山东美术馆）
- 1998年 参加“98，山东油画展”获“学术奖”（青岛美术馆）
- 1999年 参加“当代中国青年书画展”获“优秀奖”（中国历史博物馆）
- 2001年 参加“中国油画新新力量展”（广州）
- 2002年 参加“百年国际绘画展——对画 100年 对话”（北京索卡艺术中心）
- 2002年 参加“心花怒放，花卉静物联展”（北京索卡艺术中心）
- 2004年 参加“New Realism From China”（Frames Contemporary Gallery, 伦敦）
- 2004年 参加“浙江省第十一届美术作品展览”（浙江展览馆）
- 2004年 参加“精神的家园”展（上海海菜画廊）
- 2004年 举办“心·花——王海燕油画展”（上海安德雷斯国际艺术中心）
- 2005年 参加“月映浙潮——浙江油画展”获优秀奖（宁波美术馆）
- 2005年 参加“韩·中现代美术展”（汉城）
- 2006年 举办“花境——王海燕油画展”（上海海菜画廊）
- 2007年 参加“中·韩现代艺术交流展”（宁波美术馆）
- 2007年 参加“重庆立场——中国当代艺术大展”（重庆三峡博物馆）
- 2007年 参加“格物致知——中国风景画邀请展”（深圳当代艺术沙龙）
- 2008年 参加“两岸油画交流大展”（台湾长流美术馆）
- 2008年 参加“全国艺术硕士研究生美术与艺术设计优秀作品展”（中国美术馆）
- 2009年 举办“门神 花境——顾黎明、王海燕绘画新作展”（山东左右当代艺术馆）
- 2009年 参加“璀璨山河——浙江油画大展”（宁波美术馆）
- 2010年 参加“上海世博会中国艺术邀请展”（上海世博园）

作品曾多次发表于《美术》《中国油画》《江苏画刊》《画廊》《东方艺术》等杂志，并多次被国内外画廊及私人收藏。



创造诗意—王海燕油画作品印象

文/张晓凌

第一次看见画家海燕的作品时，我就被她画中迷人不定的气氛所吸引，画面渗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轻松、愉快中蕴含着善感与思考，由此让人产生诗意般的遐想。

花是一个非常诗意的题材，古往今来，许多画家都津津乐道。希望借花来抒情达意，释放自己独到的性情。海燕也不例外。与以往不同的是，海燕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现代社会里，除了对传统文化的崇拜以外，现实周遭也给了她许多刺激和心灵感应。绽放的牡丹、饱满的石榴，还有匆匆飞过的蜻蜓和蝴蝶，以及充满诱惑的色彩，构成了她不断的经验与记忆。

这样看来，题材对海燕而言具有太重要的意义。她感兴趣的是眼前的东西如何成为自己心中的寄托，成为合乎她的性情之物。她喜欢用臆想的方式去构筑花的世界，将花的视觉诱惑转化为富有祥和、祝福的寓意之物，一洗我们司空见惯的唯美之味，而是通过她观看到的生活和文化的启迪去臆想，寻找她不得不画的东西，那就是寄物于生命，一种当代人性化的人文内涵。

海燕的创作过程非常有趣。她平时便喜爱收集有关花的素材，把玩花的情趣。其中包括作者对花的写生速写，花的图片、照片，甚至中国民间文学、剪纸、年画中有关花的描述与表现手法，都为海燕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灵感。这些资源被海燕以水墨或彩铅的方式反复试验，以企从中寻找到自由而诗意的中国意味的绘画表现方式。她的创作深受中国民俗艺术的影响，她的画不安分于对客观现实的尊重，更多地运用了中国民间的寓意手法，使不同季节的瓜果、植被、昆虫，拼和在同一个空间里，勾画出一个美好臆想的情愫世界。色彩的运用大胆而夸张，极艳的桃红配以浓烈的褐红、清脆的淡绿配以深邃的藏蓝……浓郁而饱满，使人既感受到了海燕用色的泼辣绝妙，也被她果敢、稠和、润滑的油色笔力所折服。

海燕用富有诗意的语言，营造出一个花般绮丽的幻想空间。



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博士

张晓凌

花 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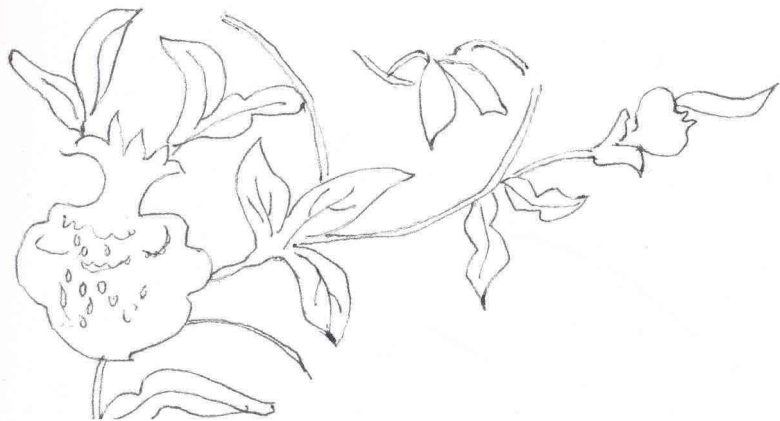
文/潘鲁生

海燕读大学时对花卉题材就情有独钟，之后的系列代表作品又显现出她对花卉的解读与重构。最近读了她的油画新作，使人感受到了中国语境下的花境。油画的语言是丰富的，中国画的意境是深厚的，两者融合，语言与意境交织创造出她自己独有的花境风格。

将中国画与西画融合不是首创，20世纪初徐悲鸿、林凤眠等艺术家均作此耕耘，呕心沥血，在技法与观念上不断沟通。后人亦前仆后继，始终没有脱离对中西融合的探索。应该说，作为一名中国当代油画家，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浸染下成长，关注中国式的艺术，在传统艺术形式中寻找结合点是符合艺术家成长的必然逻辑的。海燕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近十几年艺术界喧嚣的现实氛围中，在中国绘画表面商业繁荣与内在民族文化困境的背景下，没有随波逐流，没有为迎合西方市场加入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等利用中国表象符号嫁接西方艺术语言的形式主义的行列，也没有作表面式肤浅地中西元素对接和套用，而是潜心静气对绘画精神与语言执著探索，重在探索油画的“意境”。这种渐修，是中国文人关照人生与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在海燕的近作中传递出了强烈的中国当代文人绘画气息。在近些年艺术家的探索与实验中，海燕的作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海燕是一位年轻的女艺术家，她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关注日常生活的琐细，她的作品女性特质极为强烈。毋庸置疑，女性感受的方式不同，她们体验到的社会、政治、生活与男性也是不一样的，更注重经验与感性。对于这一点，海燕所采取的方式是不回避，不掩饰，正视与直观，自然而然。她没有虚张声势地过多关注外界的动荡、现实的冲突、思想的遽变，而是像她自己所说的“比较顺”，“没有太多的苦难”，在绘画题材上，她选择了中国文人素来钟情的“花”，带着现代都市的闲静、家的安居与女性的象征；这份闲静在今天的生活中也极为难得，需要淡泊和退守的心态。所以她近几幅作品如《春桃》等流露出来的淡泊宁静的古意，不是有意为之，而是自然呈现。散淡不是散漫，不是一味地无所控制。海燕的画控制力在加强，这与她生活的变迁，自身女性角色的成熟定位，文化艺术素养的修持有关。在创作中这种控制体现为调和，她将中国民间花卉绘画的范本、程式法则与写生的鲜活、直觉相结合，抽象与具象、写实与写意的交叉运用，油彩粘稠饱满与线性造型灵透的处理，找寻到了准确的创作体验。她的花卉作品在内容上属于静物，在形式上却不属于静物，心说物语，花境传情。多年来，她坚持花卉写生，在写生中运用联想的方式，注意捕捉情绪。静观与遐思是一种生活认知，在这种认知中，海燕把单纯的油画静物写生，把构图、色彩、造型、笔触幻化成了一种情绪的表述，进而生成为画意，生成花境。在这个过程中，她实践了中国绘画借物写心、形诸笔墨的创作原则，作画的意境成为一种内心与





外物的沟通，成为“悟”，以花写境，以花写人，以花写心。因而与她早期的作品相比，现在的画更耐看、耐读了。

海燕这些年特别关注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注重对其母体艺术、本原艺术、民间艺术的理解与思考。我一直认为中国民间文化的特质在于“吉祥”，中国的民间艺术也成为一种追求喜瑞祥和的艺术，它利用象征、寓意、谐音等手法串连出无限的意义，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因而这个民族才历经艰辛依然坚韧不屈，乐观向上。所以每一个民间艺术形象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更是意象的。它超越了个体，也超越了形象与形式本身，传达出浓缩的中国文化语汇，构成典型符号。中国民间艺术的这种特点深深地吸引了海燕，在汉画像石、敦煌壁画、瓷器纹样、民间剪纸、刺绣、年画中她多有涉猎。因而她近些年的花卉作品充溢了浓郁的中国式风味，从构图到色彩到造型到传达的意义完全是中国化的，但却运用了西方的媒介。她不是将东西方艺术进行元素上的简单拼接，按她自己的话说，是要“运用新的寓意，来获得当代人对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经验方式”，这便成为一种意味，她的探索性也尽在其中。她偏重色彩的感知与色彩的强烈，在创作中国化的艺术形象时如何发挥油彩的饱满、层次、弹性与质感，让二者自然融合，而不矫情造作，是她着意解决的课题。所以她笔下的梅兰竹菊、龟背生花、多子多福、富贵吉祥在传统的神韵中多了几分现代气息。符号性少了，生活性多了，寓意性淡了，审美性强了，这也是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选择。

海燕的油画花卉作品揉合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两种因素，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这是艺术家个人成长背景所决定的。这些作品完全摈摒了西式油画的创作法则，完全呈现出中国式的构图、色彩、造型，甚至在材料的运用上进行了类似中国绘画笔法与墨法的探索，注重浓淡干湿表现，逐渐趋于写意，艺术语言走向提炼、概括与单纯。这是艺术家迈向成熟的一个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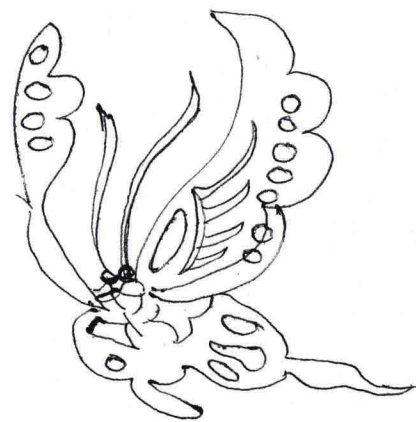
中国艺术研究院设计艺术学院院长
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潘鲁生

丙戌年立秋日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化报》2006年第188期

侄女海燕

文/闫平



20年前的一天，克举突然对我说：“我的侄女海燕要来学画了。”印象中克举的侄女应该是黑黑壮壮的身材，还有一双圆圆的小眼睛；但闪现在我眼前的侄女海燕却是一个白白净净、亭亭玉立的大眼小姑娘。那时的我刚刚当母亲，并没有多少精力照顾她，但我喜欢她，因为她那么小就善解人意，会在我特脆弱的时候，声音细细地说：“婶婶儿不容易。”

接下来海燕像所有努力的孩子一样考上大学。学校的要求，构图、造型、色彩、创作，一切学习都进行得顺顺当当，之后她更是顺其自然地结婚生子，做母亲、当老师、做女儿。体面的职业、高等的教育使她对于生活和世界都有着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价值判断。有能力、有知识、自主地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

海燕她并没有像我们这一代人，每天家、学校、画室三点一线，单一单调的生活几十年。而是非常立体、主动地观察世界的变化，并积极参与。她不怕玩物丧志，因为她志向明确。从育儿、教育到经济、社会再到文化、收藏等诸多的对于绘画来说不沾边的事情，她都能说上那么一两句来掺合掺合；但她同时又能非常清醒地从追随西方油画大师到全面找寻中国文化的主动。这从海燕作品的词汇中和画面的意境里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比如《福在眼前》《福寿树》《富贵吉祥》《玉堂富贵》《富贵宝蓝》等等，而从海燕另外一些作品里，比如《等待雨季》《玫瑰干了》《龟背生花》《风荷》，同时也从中窥到了海燕作为女人的自然与纯朴。

海燕的作品有着简洁、清晰、精炼的优点，并通过清晰的视觉形象创造出自己的绘画方式，她这样做一定是想获得这些优点，理性、冷静、智慧、激情，使感性摆脱自身，进入有序的状态，而发展成完美的原则。

我作为长辈，观察着、关心着、担心着、祝福着她的生活。作为画家，我始终旁观着她和我两代人的不同。

海燕持续地进行她《花》系列的创作。“花”对于海燕来讲是一个持续的梦想与现实的过程，花开朵朵交织着海燕个人与家庭、社会、历史的种种因素。

这一时期整个美术界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演变，十几年间走完了西方千年的美术史。而海燕也在此文化碰撞的背景里成长为一名很有中国意味的油画家。

海燕一边学会了用绘画的方式、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自身的存在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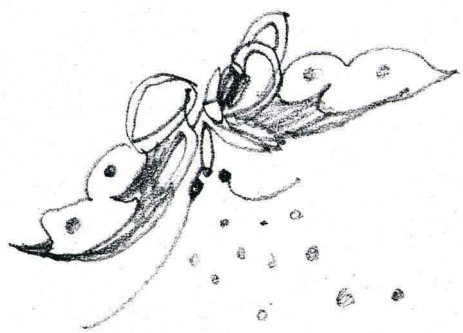




边又生活得朝气蓬勃。我常常感慨，新生代的海燕能独自在外，在当好妻子、母亲、女儿、教师的同时还不断追寻，不断完善。每一次见到她都有新话题、新想法，真是后生可畏。

海燕的先生顾黎明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和教育家，一说起顾黎明，克举总是加上一句：“海燕多好。海燕懂事，海燕聪明，海燕漂亮，海燕努力！”孩子总是自己的好，我和克举就是这样认为的，同时这也是我们心中对海燕侄女的希望。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闫平



懂“花”

文/王海燕

中国人素有赏花爱花的习性，有趣的是，中国人还喜欢给自己喜爱的花草赋予一些人的性格、脾气，喜欢给花编排一些美丽的故事和传说，并且将花视为自己心目中之幸福、吉祥、长寿的化身。这是中国人别具一格的感悟生命、理解人生的方式，是华夏五千年的智慧与习性。这种花的文化，貌似以“花”为中心，其深层却蕴含着东方文化以“人”为核的处世哲思，这使我不由的想起法国野兽派画家马蒂斯。虽然马蒂斯嗜爱花，很爱表现花的题材，可他是从现实表像和形式美的角度去表现它，给人“安乐椅”的享受之感，而花的寓意、象征、性格和文化特征却无从寻觅。因为西式文化与中式不同，或许他无法从花中体会和领悟一些超越现实的东方意境和人格境界。

从汉代画像石到敦煌壁画，从汉唐时期的瓷器纹样到民间剪纸、刺绣等中国传统工艺中都采取了一种平面分割式的组合构图的方式。这种方式固然没有西式透视和叙事化情节的直接联系，可利用形象的相互组合来牵连出相互间的姻联，通过寓意、象征、谐音等手法，来构成复合型的吉祥图案，以表达更为宽广、复杂的主题，则是一种独到的东方意象表达方式。比如：在民间工艺中，想表现府第的辉煌富贵，便由玉兰、海棠与牡丹来构成图形，借“玉”字，“堂”与“棠”的谐音，牡丹与“富贵花”的暗喻，组合成“玉堂富贵”的意思。还有，在中国传统习俗中，喜鹊被认为是报喜的吉祥鸟；梅花是开在百花之先，也是报春的花，所以在画或剪纸中如果有喜鹊立于梅梢，便将梅花与喜事联在一起，表示“喜上眉梢”的意思。人们还常常在新房中布置以月季、腊梅为主的插花，配上柿子、百合、如意、鞭炮，以求“百事如意”的美好愿望。这些表现方式在指定的寓意中遵循着一种随意、巧妙并且讲求人意境界的古老原则，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物以达物”的辩世之理，也是东西方在认识事物时的不同之处。

或许西方的静物画是框置在一种现实化的范畴或另外的象征意义之中。无论是古典式或现代式，都是在一种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下对静物的认识和体验，桃子就是物化了的桃子，它最多也只能是一种个人的生命过程的体验，即便是像马蒂斯这样的现代画花大师，也只能以简约的形式来提高对物的超越。而在中国人的眼里，桃子却是福气、长寿和美好寓意的象征；西方人眼中的一个简单的石榴，在我们这里却是多子多孙的含义；西方人眼中狡猾阴险的蝙蝠，在中国却是福气、福到的化身……这是我们几千年来智慧的凝结，是一种独特的、东方式的花卉审美方式，它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由于这些文化因素的不断影响，促使我在写生的过程中总是尝试着用联想的方式来重新构筑有些中国意味的静物画。

我不喜欢追逐潮流，更不喜欢不停地“折腾”自己，把自己搞得那么沉重，那么累，我的性格比较内敛，这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慢慢搭建自己的绘画天地。回顾这几年，虽然现在的画更多采用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表现方法，但我注重写生的方式，因为可使自己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的鲜活感觉。中国的民间传统艺术是在漫长的文化演进过程中，通过集体化的无意识生成，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创造者的个性意识是服从于某种程式和规范化。在这一点上，我却比较侧重西方较为感性化的抒发方式，这也为

我的写生找到了结合的契机。创作的过程通常是先有创意，然后根据创意来安排局部的写生，通过不同时间和不同素材的写生组合，再把民间艺术中剪纸、年画等艺术形式和寄寓方式吸纳到自己的画中来，根据自己的心境把不同季节的花、昆虫拼合在一起。写生的随意和直接性的介入，使我在借用民间艺术范式的过程中，寻找到了较为愉快的创造体验。其实，这正是我想寻找的东西，运用新的寓意，来获得当代人对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经验方式。这种混合式的创作方法，既舒展、活络了我的情绪，又满足了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

我觉得大气的排刷、粘稠的油彩、雨淋淋的松节油、还有枯涩的扇头笔虽然陈旧，但是手感尚好，它们是制造时尚、生产妩媚的绝好搭档。特别是粘稠的油彩是最让人着迷的东西，我想我们应该把她看作是一种方式，而不是一种工具。在众多的色彩媒介中，譬如：中国画颜料、水彩、丙烯，水粉、油画颜料……，我个人认为，最可以彰显色彩美丽的当属油彩。这种厚实滑腻的东西，经过西方色彩的历史再发展到今天，已经变得非常丰富饱满、富有层次、富有弹性、富有肌理感，它使历史上许多艺术大师都饱尝了甜头，而且使近现代画家们显现出独特的画风。比如：伦勃朗曾经用蛋白同油画颜料混合成糊状物来作画，这取得了一种异常感人的质感效果。在他的作品中，色彩变成了物化了的发光体，具备了一种令人亢奋的力量。这使得纯色在他的画中象一种模糊的还有点闪闪发光的宝石；还有，吴冠中先生曾在他的“艺与技”的文章中提到，六、七十年代他在油画写生中，常在前景中铺满粘糊糊的油彩，然后用刮刀侧锋刮出底色，呈现出素底的树枝形态，而后再用大号油画笔将笔锋压扁呈斧状来蘸色镶嵌树枝的颜色，他说这样可以达到干净利落的效果，又不会与底色混杂，又能展拓画面的深远层次。不可否认，油画颜料确实具有这种超强的艺术表现力，并且在颜色方面他还可以使你寄居在充分幻想的色彩世界中，尽情地创造一些梦幻的气氛，给你精心演绎的情节打造一些浪漫、神奇的意味。由此来对比素色文雅的中国画意境，我个人觉得过于遵守随类赋彩的法则，缺少一些令人亢奋感动的刺激感受，缺少现代人的冲动和情绪，所以在这种感受的驱使下，忧伤的蓝色，优雅黄色，抒情的紫色，还有神秘不可知的黑色，都使我喜欢，并且乐于将它们揉和在创作之中；特别是用油彩去表现这些色彩的意境，使我感受到寓意的联想；在稠状、滑动的触觉中，时隐时现，若即若离，让人痴迷、癫狂。在这里，色彩的各种元素、各种技巧、各种感受都可以随意地堆砌、稀释、流淌、罩染、碰撞、变异，直到呈现出你想要的效果为止。

中国画讲究一个“读”字，闲暇时，我经常翻来覆去地“读”那些传统国画范本，反反复复几年下来，发现我的画面里也潜移默化地揉渗进了许多含蓄而诗化的东西。作为一个在东方背景中成长的画家，我个人以为，形式应该诠释内容，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汲取适合自己嗜好的养分，来借题发挥地表达自己的心态，这也许就是现在时髦所说的人文情怀吧。优秀的传统元素不是只用来继承的，而是用来发展再造的。所以，我想用我的画笔来意象地形容物象，写意地演绎美好生活。

2006年3月19日于杭州

原文发表于《中国油画》2006年第三期